



班級： 普二丙

姓名： 蔡亞烜

書名—你的夢想是什麼

我的觀點

在美國現代文學發展中，菲茨傑拉德的創作一直是個獨特的存在，他把那個喧囂的社會作為他所描寫的人物生活的背景，《本傑明·巴頓奇事》，費茲傑羅以其極致的想象，塑造了一個逆來之人班傑明·巴頓。故事從一塊大鐘開始。雙目失明的鐘錶匠蓋圖先生的獨生子在一戰中陣亡，於是，他把他為火車站建造的大鐘進行了修改。在火車站的開幕禮上，蓋圖先生親手揭開了鐘的帷幕，參加開幕的眾人愕然——鐘竟然是倒轉的！

“這樣那些在戰爭中死去的孩子們，也許會死而復生，回家來，回家來耕種、工作、生兒育女，過完他們漫長而充實的一生。也許，我的兒子也會回家來。”蓋圖先生如此說道。

於是，上帝開了一個玩笑：一個與時光逆向生長的人誕生了。他實現了真正的返老還童，時光在他的身上逆流了。不過，他卻比別人更深刻的見證了死亡。

沒有哪部小說可以像《本傑明·巴頓奇事》一樣這麼平靜，這麼頻繁的講述死亡，死亡可以說是作為整部小說的主線貫穿始終：因生育而亡的母親，猝死台上的黑人牧師，敬老院掙扎的老人，擁有藝術理想的船長，養母奎尼，年邁的父親以及結尾垂目閉眼的愛人黛西和繾綣裡睡去的本傑明自己。

一個出生容貌衰殘蒼老，被親生父親棄養的嬰兒，一個整個童年在養老院度過，在老弱和死亡層層包圍下，努力成長起的年輕的生命，本傑明從“有”起始，從記憶之初就無法迴避的見證了生命的脆弱與流失，而最終結束於“無”。如此想象不可謂不深邃。

小說中很多場景以日暮夜上的景致，為分離和死亡籠罩上一層自然夢幻的色彩，讓傷感替代悲慟，使之淡化為情理。從小目睹分離，見證一切的終局是失去，造就了本傑明對生命的態度永遠是“不執著”。從未曾謀面的母親，到遺棄自己的父親，還是戰爭中喪生的船友，抑或旅店裡離開的女人，甚至愛人黛西——無論與本傑明的關係親疏，無論做出何種舉動的決定，他似乎都能夠安然接受生活中的任何一個安排。最終留下的密密麻麻的文字記錄，或許也只是本傑明對自己存在過的交代。小說中只有黛西有著正常的人生軌跡，才會到死都掙脫不開那些記憶，放不下那些美好或悲傷，只能在女兒的閱讀中尋找過去。就像小說中一開始的父親，為了試圖喚回戰爭中死去的兒子，製作出一個反方向行走的大鐘，以為就此可以時光倒流。

作為與本傑明平行的人物，黛西是與我們一樣的普通人：充滿幻想的童年，張揚的青春，中年的驚慌，垂暮時的蒼涼。而本傑明這個與時光逆向生長的人，卻以一種極致的超然，反觀生命，撐起對尋常人生的思考與比較，企圖以此洞悉生命的真相。本傑明對財產與情感的放手與不執著，隨遇而安，逆來順受，一次又一次打破了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慾望與患得患失的懊惱。如果懼怕未來歲月以蒼老而衰敗終結，那麼本傑明告訴你：即使時光倒流，生命依然充滿著無常，一切要失去的，仍舊勢不可擋的失去。或許不再執著於“有”和“無”的時候，才是最享受的生命：或許不再執念於生老病死，不再患得患失時，生命才會閃耀出其無比的光芒。

忽然想起魯魯修中所說的幸福：“幸福就像玻璃一樣，因為平時從未發覺，但它確實存在。證據就是，稍微改變看的角度，玻璃就會映照出耀眼的光芒，比任何東西更強烈的表現著自己的存在。”生命恐怕也是如此。不再執著於“有”與“無”時，生命的光芒才能被我們所見。

這是我天朝的禪意，一切，包括生死，都是有和無的概念，起滅相成，有無相生，行雲流水而不懼，才是自然處事的態度。跨越兩次世界大戰，以旁觀者角度敘述有如史詩般的故事，本傑明便是以這種態度走完一生。用這種逆來而順受去解釋生命，就像用一個童話去擊碎腦海中的另一個童話。一切放不下的慾望和牽掛都如最後浸沒在水流中的大鐘，漸漸無力到衰頹。從這個角度看來，費茲傑羅真的值得我們最理性的致敬！

本傑明·巴頓悄聲無息的從世界的記憶中消失了，“就好像從未發生過”，仿佛一場夢，現在夢醒了，繁華落幕，夜涼如水，沒有對已逝之人沉痛的哀哭聲，沒有嬰兒出生時嚶嚶的啼哭聲，只有黑夜依然照亮著黑夜……